

歷代工具書精品選

辭

通

齊魯書社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

朱起鳳 編

辭

通

警官教育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7 號

書 名:辭 通

著 者:朱起鳳

責任編輯:雙 燕 趙 平

封面設計:李 翎

出 版:警官教育出版社

(北京西城木樨地北里二號 100038)

印 刷:中央黨校印刷廠印刷

經 銷: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

版 次:一九九三年八月第一版

印 次:一九九三年八月第一次

印 張:二〇六

開 本:一六

印 數:一五〇〇冊

書 號:ISBN7-81027-269-1/Z·13

定 價(上下冊):一九五元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編委會

主任 李 蹊 曾 胡

編 委（以姓氏筆劃為序）

李伯菴 李 聃 沈 燕 徐建軍

許煥隆 張自起 富 宏 葛余敏

裝幀設計 李 翎

封面題字 呂成浩

封面篆刻 駱芃芃

本書責編 雙 燕 趙 平

卷首語

孔老夫子有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聖訓本意雖就仁德而發，但用其引申意說明工具書意義之所在，卻是恰如其分的。就是說，工匠們要想做好工作，定要事先磨快自己的工具。讀書作文亦然。如借用宋·王符之語，那就是「士欲善其事，必先讀其書」，這就更加明白確切了。

工具書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產物。社會文化的不斷演進，用來記述表達人們思想和活動的字詞就會逐漸增多。然而，人的精力和時間是有限的，即便是語言大師也難於掌握所有的文字和詞語。於是乎工具書應運而生。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前人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專門的和綜合性的工具書，成為人們破疑解難的利器，特別是那些經過時光淘汰出的精品，現在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為文士學子不可或缺的案頭必備書。

我國的古字書，從戰國和秦漢的《史籀》、《倉頡》說起，直到近現代各種字書的編撰出版，幾經演變，軌迹可見。如果說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是字典的先河，那麼產生于漢代的《爾雅》則是詞典之先聲。它是我國古代最早的一部訓詁書，首創了按內容分類釋詞的體例，後被列入儒家十三經經典之一。

《說文解字》的出現，是我國字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巨著，為後世的字典和詞典的編撰出版，奠定了基礎。其後的各種具有開創類型的字詞典，如方言詞典《方言》、通俗詞典《通俗文》、音訓詞典《釋名》、楷書字典《玉篇》、集釋古書音義的《經典釋文》等等，以及由此演變進化并更加完整適用的各種工具書，如《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等，更是美不勝收。在這篇小文里，不想也無力奢談我國工具書發展史，只是想以此作箇引子，談談我們編輯出版《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的初衷。我們不敢也無必要從大而全入手，也不想按年代遠近的順序出版，我們只應讀者的需要，傾聽專家學者高見，擇要擇善而從之。有的書，由於各種原因，在工具書的發展史上雖無一席之地，但卻仍具較強的實用性和參考價值，對此我們則先行安排出版，以應社會之急需；有的書，如上述談及的《爾雅》和《經典釋文》等，雖為開創性的書，但由於大多數讀者較少涉獵等原因，就暫緩安排出版。俟這套書照計劃出齊後，則自成系統。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這套工具書先出版語言文字方面字

典和詞典，其他類型的工具書，如「索引」等，則另作籌劃。目前這套書第一、第二批推出的共十二種。其中《康熙字典》系用《四庫全書》本，字形美觀、清晰，檢閱十分方便。本書為首次從《四庫全書》的深藏中脫穎單行面世。還有近人編的《詞典精華》是一部中型詞書，兼收古代和現代詞語，可補現行一些詞典之不足，實用方便。余不一一贅述。

不記得何君說過，工具書編輯出版的繁榮是盛世的反映，此言甚善。吾輩乘改革開放之風編輯了這套叢典，以彰盛世之聲！然其中甘苦用心，另在書末《叢典編餘》中略吐一二。敬祈讀者方家諸君諒之，甚幸甚幸。

歷代工具書精品叢典編委會

時在公元一九九三年季春

荀卿云名同而實喻名之用也索而成文名
之繫也用繫俱得謂之知名具此者其非爾雅
乎以釋詁釋言舉名之用以釋訓舉名之繫自
是以降方言廣雅為近之說文玉篇字書也廣雅
韻言也皆舉用而止明人作駢雅蓋有言乎舉
繫者然局于雙聲疊韻諸聯語未能盡文之
索者也海字朱公丹九始作釋通以補前修之
闕凡函字相屬載在續籍者一切分韻次之文有
通借即附其次字有通對者是為之按語續功三
十餘歲草索四易者以十餘年後著為定本信

字其用力之勤也世人求繁名者沽以執清節而
為科律其言援引必必備顧以館閣諸生不復小
學諸異音同義者不能依類相系又不能有所辨
證善朱公之言方以類聚辨物窮名其度越約
府奚翅什佰故知學者之休與否集典實以供詞人
據拾者用心深淺區以別矣余未識朱公友人朱字奎
持書以來屬為題辭以是古為小學之屬與諸類
林不同蓋一歲始知其究竟乃類其為如右方氏圖

二十二年十一月章炳麟



序

十年前，我最初得見朱丹九先生的辭通，當時我就很佩服這部書，曾介紹它給一家書店。不幸這一部三百萬字的大著在那個時代竟尋不着一個敢冒險的出版者去承印。現在開明書店的幾位先生竟敢擔負這部大書的印行，他們要我寫一篇序，我如何敢推託呢？

向來編纂字典辭書的人，都把這件事看作「爲人」的工作。真能自己有創見的學者，往往輕視這一類的工作。到了清朝，王念孫、段玉裁、錢繹諸人整理廣雅、說文、方言一類的古辭典，都只是自己做學問，還不是做字典。到阮元計畫的經籍纂詁，那才是有意爲後來學者做一部辭典，才是有意的「爲人」的工作。經籍纂詁雖然有「統長言短言而並錄，合本訓轉訓而俱收」的宣言，但全書所收，重在單字；詁訓來源，限於古籍。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成於上述諸書之後，其體例與方法都稍勝前人，體例是一部表示聲音與訓詁變遷滋生的字典，是一部有創見的辭書；方法是特別注重「轉注」與「假借」，用爲訓詁演變與形聲變異的原則。朱氏認假借有四例八用四例是：

(1) 同音假借：如德之爲德。

(2) 疊韻假借：如冰之爲棚。

(3) 雙聲假借：如利之爲賴，答之爲對。
(4) 合音假借：如荈蔚爲菴，葵藜爲葵。

假借的八用是：

- (1) 同聲通寫：如氣作氣，誼用義，衛爲帥。
(2) 託名標幟：如戊癸。
(3) 單辭形況：如「率爾」「幡然」。
(4) 重言形況：如「朱朱」「關關」。
(5) 疊韻連語：如「窈窕」「蒙戎」。
(6) 雙聲連語：如「次且」「叢脞」。
(7) 助語之詞：如「能」「爲」「於」「焉」。
(8) 發聲之詞：如「乃」「若」。

右四例之中，疊韻、雙聲、合音都自然傾向於造成「連語」。八用之中，第七第八（助語與發聲之詞）都是有聲無字，其假借之字也都是「託名標幟」，故此二類實同於第二，而「託名標幟」其實又只是「同聲通寫」，故此四類單字的假借其實只是一大類而已。其餘四種用法，都是「連語」。在方法上，朱駿聲用假借「依聲託字」爲假借的原則來解釋連語，爲字典學上的一大進步。

朱月九先生的辭通，在方法上，只是繼承說文通訓定聲的「連語」部分，專收連語，而用同聲假借的原則來整理他們，解釋他們。這是辭通的主要方法。例如：

彬彬（論語）

份份（說文）

斌斌（晉書衛恆傳）

分分（荀子儒效「分分兮其有終始也」）

斑斑（太玄經）

這是「重言形況字」的例子。如此排列，讀者自能明白這五種異文都只是一個連語的同聲假借。楊倞注荀子，把「分分」讀作「名分」之「分」，也只是因為他不懂得「分」字古音讀如「份」，即是彬字又如：

繽紛 邪盼

閼闕 續翻

翩翻 翩翻

翩幡

類繁 類煩

便煩 便蕃

便番 便繁

這是「雙聲連語」的例子。（古音「紛」「番」等字皆讀重唇音，故「繽紛」「便番」等等都是雙聲。）但本書指出，詩小雅采芣，「平平左右，亦是率從」，韓詩引作「便使左右」，左傳引作「便蕃左右」，漢書

司馬相如傳的「翻幡互經」，史記本傳作「翻幡」，那就又可見這一類雙聲連語與重言連語往往可以互相通寫了。

用聲音通假的原則來統馭許多不同形的字，這是近二百年來學者在方法上的最大貢獻。其實「政者正也，仁者人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這種同聲相釋的方法本是古代哲人提倡過的。幾千年來，何以多數學者不敢發揮這種大聖賢提倡過的同聲互訓的方法呢？我想，這是因為這個方法，如果用的不謹慎，也可以產生許多可笑的謬論。例如董仲舒春秋繁露裏就常用這個方法：

「性」之名非「生」歟？

「心」之爲名「怔」也。

「民」之號，取之「暝」也。

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

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羣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以上皆見「深察名號」篇）

這都不是從聲音通假上去尋求古訓詁，乃是從聲音上去傳會一些抽象名詞的意義。這個方法是很危險的。卽如「心」字，廣雅釋親說：

心，任也。

白虎通性情篇也說：

心之爲言任也，任于思也。

任的同音字很多，董仲舒卻單取那有禁制之義的「桎」字來解釋「心」字，說道：

桎，衆惡於內，弗使得發于外者，心也。心之爲名，桎也。人之受氣，苟無惡者，心何桎哉？

「任」字可作「任使」解，可作「信任」解，可作「擔負」解，每一義用來解「心」字都可以得着一個新的心的界說。如今排除衆說，獨取一個「桎」字，就把「心」的作用看成禁制衆惡，又因此成立性惡之說。這一個灣豈不是轉的太大了嗎？

大概古代學者有見於這個方法濫用的危險，所以不敢信任同聲互訓的方法。後來學者捨字音而取字形，這個方法的來源也很古。如董仲舒既說「王」字的聲訓有五科，卻又說「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這就又是用字形來作詁訓了。又如「士者事也」是聲訓；「聞一知十之謂士」就是形訓了。形訓的困難在於（一）象形之字太少，（二）後世所傳字形往往已是隸書以後的變形，已不是最初的字形了。所以拘執字形來求字義，勢必至於望形生義，鬧出王安石的字說的許多笑話。最大的弊病在於用後起的思想來推說最初造字的意義。如「通天地人」爲王，「聞一知十」爲士，都是後起的見解，決不可用來作最初的字義。

清朝的學者精研聲韻詁訓之學，知道「訓詁之旨本於聲音」（王引之經籍纂詁序）雖然不可傳會聲音去做那深奧的哲學名詞的根據，至少可以使我們懂得許多僻字生字的極平常的意義。例如楚辭：

小腰秀頸，若鮮卑只。

「鮮卑」是帶鉤。戰國策作「師比」，史記匈奴傳作「胥紕」，漢書匈奴傳作「犀毗」。若依字形，則爲四名；若依字聲，則是一物。此如「佛陀」又譯作「浮屠」，「由旬」或譯作「由巡」，「南無」又譯作「南謨」，本無其字，依聲借用，若拘執字形，就不可通了。

朱丹九先生的這部書，羅列一切連語，遍舉異形的假借字，使學者因此可以得着古字同聲相假借的原則，使他們因此可以養成「以聲求義」的習慣。朱先生是一個存方法、有創見的學者，他著此書，不僅僅給了我們一部連語辭典而已，同時又給了我們許多訓詁學方法的教材。這是此書的最大功用。

「因聲求義」是辭通指示我們的最重要的方法。但朱先生在這書裏又指示我們一些附帶的校勘學方法。字形是容易錯誤的；寫的人可以有筆誤，鈔的人可以有眼誤，手誤，刻書或排印的人也可以有種種錯誤。讀書的人捧着誤書去笨想，就像韓非說的那個「舉燭」的笑話了。郢人要寫信給燕國的相國，晚上燭光不亮，他對那旁邊執燭的人說：「舉燭！」他嘴裏說「舉燭」，筆下也就誤寫了「舉燭」兩個字。燕相國接到來書，不懂這兩個誤寫的字是何意思，就勉強解說道：「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他的話雖有理，究竟不是寫信人的本意。辭通所校勘的誤字，都可以使初學的人明瞭校勘之學可以幫助訓詁，都可以使他們學一點校勘的方法。例如「循」字與「脩」字，在古書裏往往互譌。辭通卷五，頁七八——八〇，三頁之中，就有許多例子：

伊循 誤作 伊修

吳循 誤作 吳脩

休循 誤作 休修

遵循 誤作 遵修

准循 誤作 推脩

述循 誤作 述修

又同卷頁五六有兩條很有趣的例子：

駢隣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柏至靖侯許益以駢隣從。」)

駢隣 (史記高祖功臣表：「柏至以駢隣從。」案隱：「駢隣，猶比隣也。」)

在這一條，史記的誤「隣」爲「隣」，可用漢書來校改。下一條例子就不容易看出來了：

邑鄰 (後漢書班昭傳：「聲譽曜于邑鄰。」)

邑隣 (荀子解蔽：「不慕往，不閔來，無邑隣之心。」)

楊倞注荀子此語云：

邑隣，未詳。或曰，邑與悒同，悒快也。隣讀爲吝，惜也。言弃無益之事，更無悒快吝惜之心。此皆明不爲異端所蔽也。

朱丹九先生說此條云：

隣鄰古通用。「無邑鄰之心」者，言其謝絕往來，不與邑鄰交通也。楊注失之。

朱先生解說此句，也許還有可議之處。但他讀「邑隣」爲「邑鄰」，似乎遠勝舊說了。「鄰」是普通字，

寫者誤作「憐」，這是校勘學的問題，不當認為古字通假的一例。）

這種「形似而誤」的例子，大多數還容易校勘。有時歷世久遠，異形之字自成一個古典，自成一個意義，那就不容易校改了。辭通卷六（頁二三）有：

藩垣（詩板：「价人維藩，大師維垣。」韓愈與邢尚書書：「今閣下爲君爪牙，爲國藩垣。」）

藩宣（韓詩外傳：「四國于藩，四方于宣。」）

蕃宣（詩崧高：「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舊五代史唐明宗紀：「世聯宗族，任重蕃宣。」）

鄭玄箋崧高篇說：「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朱丹九先生說：

蕃爲藩字之省，宣爲垣字之假。古讀亘字同宣。詩淇奥：「赫喧」，韓詩作「赫宣」，其明證也。「于蕃于宣」猶「維藩維垣」……

鄭氏釋「蕃」字不誤，讀「宣」爲宣暢之宣，則失之矣。

此處他用板詩的「价人維藩，大師維垣」來比較崧高詩的「四國于蕃，四方于宣」，這雖然是用一例來比一例，雖然只可稱爲「比例」的論證，其實也是一種「歸納」方法。王念孫用「終溫且惠」「終窶且貧」來比較「終風且暴」，就打倒「終風終日風也」的舊說，而建立「終」爲虛字（既風且暴）的新說。此種方法，同是比較個體的例子而求得一個通則；例子多，就是「歸納」；例子少，只可稱爲「例證」。其實在精神上都是歸納的方法。

朱先生以一個私人的精力，用三十多年的苦功，成此三百萬字的大書。書中雖不無細微可議之處，但他的方法是很可佩服的，很可效法的。十年前，他的同鄉學者王國維先生曾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